



## 雄师过江



1949年4月20日,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。4月21日,党中央、毛泽东主席向解放军发出“打过长江去,解放全中国”的战斗号令,第二、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,展开规模空前的大进军。作为当时三野25军74师221团司令部卫生所的一名军医,我有幸成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。

按照作战序列,作为渡江第一梯队左翼的25军预定从皖南渡江,其中221团集结在汤家沟一段,部队悄悄挖出通向长江起渡点的“解放河”,利用江边芦苇荡,将准备过江的水船隐蔽得天衣无缝,单等一声号令。20日16时许,我团接到晚上渡江的命令,我负责的团部卫生所随团部一起在19时开始过江。过江后,我团即按事先约定,在江边用火把点火发信号,并开始向敌纵深猛冲。24日,在芜湖湾沚一带,我团与急欲东窜的敌20军遭遇,为了活命,敌人拿出远超我方的兵力强行突围,但都被

我团挡住了。最后关头,困兽犹斗的敌人选择我方团部的位置,集中兵力火力想打开缺口。

激战中,一大群敌兵突然逼近团部,团长即问“怎么回事”,见团长和政委正忙于指挥,我主动请缨,带了一个通讯兵去侦察。距敌十几米远时,我朝敌人高声喊话:“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,你们快快放下武器!我们优待俘虏!”敌人出现骚动,很明显,在我军的铜墙铁壁面前,屡屡受挫的敌军抵抗意志已经一落千丈。很快,敌群里走出一个戴大沿帽的军官,手持白手绢挥舞,我握紧手枪,大喊:“你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,向后转,原地坐下。”于是,“大沿帽”和部分士兵扔掉手里的枪。不承想,这时敌人队伍里竟有顽固分子朝我打冷枪,子弹擦着我的左耳呼啸而过,我立即从地上捡起一把他们扔出的枪,高声呵斥:“谁打冷枪?把枪放下!”“大沿帽”也大声要求士兵放下武器,背朝我军坐下。之后,“大沿帽”被我押回了团部,当得知我们只用一个团顶住了他们11个团的真相后,这个军官哀叹:“国民党怎能不完蛋啊!”

作为解放战争的过来人,我深感胜利来之不易,我永远不会忘记了祖国的今天而英勇牺牲的无数革命战友!

戚德锋

## 人生财富



有一次,我陪父亲去重庆旅行,从市内进到涪陵山区,一路峰峦隐现,烟雾缭绕,但我们不只是怡情山水,我要陪退伍半个多世纪的父亲去找寻一段“燃情岁月”。

目的地终于到了,望着山体上赫然刻着“816工程”大字,父亲表情肃穆,如同与那个火红的年代共情了。这里是816地下核工程的遗址,1968年,年轻的父亲作为工程兵一员,参加了这项重大国防工程建设。儿时,我常听父亲说起军营中的生活,可每每提及具体在哪个兵种,在做什么,他只是淡淡地说“挖洞”。如今,我陪着父亲走进已经解密的工程内部,那种震撼难以言表,巍巍群山里,居然挖出18个大型洞室,道路、导洞、支洞、隧道、竖井多达130条,洞体轴向线长加起来超过两万里,有个洞室居然有79.6米高,洞中有洞,四通八达,而这些全靠人工一点点打通。

当年工程兵作业时,都要先进洞检查有无塌方和出水点,符合安全规范后才能施工。一次,父亲发现裂缝,他马上架起钢梯,纵身上梯,手持一米多长的钢钎紧急处理,钢钎顶尖嵌入石缝,仅仅扭动了一下,磨盘大的石块随即落地,砸到钢梯,他也随即摔下,幸好只是轻微脑震荡。部队开进工地之初,没有房子住,就自己搭帐

篷,然后就地取材,在乌江南岸建起一排排营房。由于当地自然条件特殊,无法种植蔬菜,导致战士们长期缺乏维生素,出现皮肤溃烂的症状。吃杂粮,吃咸菜是当时生活的常态,“刮风当电扇,下雨当流汗”成了干部战士的顺口溜。

816工程从1966年立项到1984年停建,再到2002年解密,尘封的军事机密终见天日,继而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景区。我问父亲,工程没有启用,会不会遗憾,他摇了摇头,说:“这个工程到底怎样评价,是历史的事情,但对我来说,意味着学习和历练。”

从洞口出来,外面依旧一川烟雾,山峰在翠色掩映中,灵动又秀美。父亲在这里度过了自己最好的年华,也学到了最珍贵的艰苦奋斗的精神,我想这一定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井玉梅

## 老兵深情



尽管戎装早已脱去,军营早已远离,但那段血脉张张的岁月依然让我难以忘怀。

45年前,我所在的部队取得边疆自卫反击胜利后返回国内,军车驶过62号界碑,祝捷的掌声歌声笑声响彻耳畔,我依然沉浸在对牺牲战友的无尽思念中。

部队开展烈士亲属善后工作,我成了身份特殊的“天堂信差”。在湖北,我在偏僻山坳里找到了烈士涂维军唯一的亲人——白发苍苍的老母亲。那段杳无音讯的日子里,母亲想念儿子,竟哭坏了眼睛。闻听噩耗,她撕心裂肺地呼喊儿子的小名。此情此景,我在战场上强忍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,世上哪有比含辛茹苦哺育至亲,

“遮风挡雨”呵护骨肉还要伟大的母爱啊!望着身居陋室、痛哭心碎的老人,我在百感交集中叹道:战旗为什么美如画?是无数像涂妈妈这样的军属浸渍了它;要说参战军人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,那么烈士的亲人就是最可敬的人!

返回部队,上级又指派我陪同战斗英雄、机枪手章宪,参加参战英模事迹巡回报告团,到各地进行国防教育宣传。报告时,我补充最多的是当代青年军人内心深处的“忠与爱”。战场上没有天降的神话英雄,只有勇敢加机智的凡人英雄;是厚植军魂使命的忠诚,让我们把祖国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;是闪耀人性光辉的情义,让我们争着把危险留给自己,甘洒碧血写春秋!

五年后,又一场收复祖国领土的战役打响,我作为部队轮战工作组的一员再上前线。临战前夜,大家面朝祖国,扛起上膛的钢枪,情不自禁地唱起《再见吧,妈妈》,此时此刻,“祖国”一词更显沉甸甸的分量。当军侦察大队山岳丛林作战胜利后,我再次收获了对世间最硬核的“忠与爱”的体验与陶醉。

李章华

## 吃在军营

作为曾经的连队主官,那句“伙食好顶半个指导员”让我印象深刻。连队伙房的铁锅直径达两米,人可以跳进去洗澡,炒菜是用挖地的大铁锹,炊事员用大锅铲翻动满锅的菜,那感觉真是妙极了,我吃了三十多年的大锅菜,那味道至今都忘不了。

部队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,年轻战士能睡能吃,一百多号人一起吃饭,那时候,饭随便吃,菜限量,每桌四五盆,荤素搭配,大家看菜吃饭,吃饱肚子,没有人嫌好嫌坏。真有意,就到炊事班的登记簿上写几笔,或者开会提出来。要是改善伙食吃包子或饺子,大家吃得更畅快,有的兵如风卷残云,一下子能吃十八个大肉包,看得战友目瞪口呆。

连队大锅汤也是一绝,汤盛到大桶里,舀汤的是长柄勺子,不知舀汤窍门的新兵只能喝汤。要捞到汤里的蛋花或肉丝,有个诀窍,要将勺子贴边沉底轻捞慢提,这也是老兵教我们的。

当年连队驻扎在海岛上,自己有渔船,一个晚上忙碌,几百斤鱼就抬回来。墨鱼有趋光性,晚上到海边,在吊网上端装个汽油灯,不一会儿,就听见不远处的海水发出“哗哗”声,成群结队的墨鱼往网



里钻,一网拉上就有数十斤,第二天连队的篮球场会晒满剖开的墨鱼,白花花的一大片。战士们探家,只要有力气,打开旅行包你尽管装鱼干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每年老兵退伍,在食堂里聚餐欢送,在演兵场上从不掉泪的战士们,此时变得脆弱无比。力举百斤弹药的双手,却不能帮战友摘下头上的军帽;曾经排山倒海的声势,因离别的伤痛变得呜咽……

所有的生命都要穿越岁月的沧桑,所有的磨砺都将会变成生命的财富。把青春留在军营,把热血留在沙场……生活的魅力就在于,它既有阳光灿烂,也有风吹雨打。

管苏清

## “国家队”



十年前,我携笔从戎,成为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某连的一员,参与长征火箭发射保障任务。即便退役后,每当看到火箭腾空的场景,我的心中就不由想起在“国家队”的日子。

记得当年送兵专列从上海出发时已是初冬,随着列车北上,沿线的草木逐渐枯黄,大地开始被厚厚白雪覆盖。到了驻地,老兵热情地欢迎我们,班长带大家去食堂吃饭,还亲手给我端来一碗小米粥。我“冒失”地问班长:“这里就是太原吗?”他回答:“这里是重地,承担重大任务,不该问的不问,以后不该说的不说,这是你要学会的第一条纪律。”

新兵连的三个月,每天迎着晨曦微光跑步,清晨限时整理内务,白天集中理论学习,练习队列,夜晚灯光下踏鼓点,夜深人静时站岗执勤。每晚一躺下就秒睡,但不

定时会响起紧急集合的哨音,随时进入战备状态。慢慢地,我们的步伐从散乱到铿锵,内心从脆弱到坚强!

冬去春来,新兵下连,我被分到最后一

连队,朝夕守护火箭发射塔架。除了军事训练,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上阵地学专业知识,熟悉操作流程。每到最冷月份,发射场室外最低气温超过-30℃,而卫星封闭区的温度要始终保持在+20℃左右,除了保温塑料泡沫,还需要其他保温设施,以保证实施几轮调试,直到送卫星运载火箭一飞冲天。当发射任务进入倒计时,我们总是最后一批乘车撤离,汽车开到安全地带后,一听到火箭点火起飞就赶紧往回开,赶在第一个到达现场,对发射塔架进行检修。有一次,火箭起飞时掉落的泡沫,点燃了山丘上的枯草,我们拿起各种工具,第一时间阻止火势蔓延。

每次任务结束,集体观看央视新闻联播时,大家会格外关注,虽然镜头没有聚焦我们,但只要看到穿着“中国航天”制服的工作人员,那就是我们。当再次听到“任务圆满成功”时仍会十分激动,眼含热泪,感觉自己离国家很近,强军强国有我。

退伍卸衔仪式上,班长告诉我:“之前你是一个士兵,以后你是一个老兵。这是叮嘱你的最后一句话。”

十年后,我偶遇当年战友,倍感亲切,邀请他一起在羽毛球场上挥洒汗水。休息闲聊中,旁边一位教练说他以前是“国家队”,他说你们是学什么运动的,我们指了指头顶说,天上有好几颗卫星是我们参与发射的,大家哈哈大笑。

阵地已换,初心不改。我们永远属于“国家队”。

吴旭